**“复杂系统典型应用问题的建模与优化方法”结课报告**

**一、遗传算法在气体传感器阵列优化中应用的简要概述**

遗传算法是一种基于种群的全局搜索优化技术。根据达尔文自然选择原理，遗传算法的目标是在由多个可行解组成的搜索空间中找到一个具有最佳适应度值的个体。这些解以基因型表示，适应度值越高的基因型，下一代被选择为亲本的概率越大。交叉和变异操作有助于算法有效地收敛，因此与其他方法相比，该算法获得局部最优解的机会更小。此外，遗传算法不需要任何领域的知识，也不需要任何有关优化问题结构的信息。即使目标函数不是光滑的，也能很好地应用导数方法。因此，遗传算法可以作为一种有用的特征选择工具。遗传算法作为一种结构简单、通用性强的算法，在气体传感器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这些应用中包含了对传感器的优化和对气体识别算法的优化，对传感器的优化着重体现在对传感器敏感材料结构、成分的优化，以及对传感器阵列组合的优化。对气体传感算法的优化，则是指使气体传感器能够更有效的分辨出待测气体的浓度，甚至对待测气体的成分进行分析。当然对于传感器阵列组合来说，对传感器阵列中传感器种类的优化，也是对待测气体分析能力的优化，也可以理解为是从另一方面优化了对待测气体进行成分分析的能力。

为减小工作量，本文仅针对2017年至2019年最新的有关气体传感器和遗传算法的文章进行了阅读和信息提取。共收集了5篇相关文献，结合研究方向，以复现其算法为目的精读了最新的一篇文献，略读其余文献。这5篇文献中有两篇研究的是传感器阵列组合的优化问题，有两篇是针对气体传感算法的优化，有一篇是针对传感器几何结构的优化，所有问题均不同程度的将遗传算法应用其中。以下是这些，2017年至2019年，遗传算法在气体传感器优化中的应用实例的简要概述。

对于传感器阵列组合优化。传感器阵列组合，是利用不同气体传感器间的传感特性差异，通过综合各传感器的响应数据，对未知成分气体的构成和各组分浓度进行预测的一种气体传感装置。这种传感装置应用的方面非常广泛，本次检索到的两篇相关文献的其中一篇，的应用背景是医学领域，用于伤口感染细菌检测的气体传感器阵列优化[1]，另一篇文献中也提到，在食品生产的质量控制中，这中传感器组合也被广泛应用[2]。对于遗传算法在传感器阵列组合优化上的应用，充分发挥了遗传算法不依赖于目标函数的导数/高阶导数进行搜索的特点。两篇文章的GA算法设计主要区别在于染色体的设计。用于伤口细菌检测的气体传感器阵列优化，采用的是0/1编码，设置一个与传感器数据库相同长度的位串，每一位代表一个传感器，每一位的值对应着传感器是否被选上，0代表未选，1代表选择。这种选择方式的优点在于，传感器阵列的大小由遗传算法运算决定，有助于对传感器阵列中传感器数量的优化，以及在不限制传感器数量大小的前提下寻找最优组合的。另一篇文献对传感器阵列组合优化中，则采用了确定的阵列大小，这意味着，染色体长度是确定的，每个染色体上的基因的值代表着传感器库中的一个传感器，同时为了方便保证种群中每个染色体的唯一性，染色体中基因采用由小到大的排列方式，这种方法则适用于传感器大小受到限制的应用场景。在这篇应用于医学领域的文献中，并没有详细叙述交叉变异的具体方法，同时该篇文献还指出相较于Wilks lambda statistic (Wilks Λ-statistic)、 Mahalanobis distance、 linear discriminant analysis (LDA)算法，遗传算法的计算时间消耗较大。另一篇文献对于算法的具体实现过程描述得像相当详细，因此本文常识性的对其算法进行了复现，因此文献中遗传算法的具体执行过程，将在第二节中给出。

对于针对气体传感算法优化。两篇文献分别测试了非支配排序遗传算法（NSGA）加卷积神经网络（CNN）的组合[3]、以及遗传算法（GA）和模糊支持向量机（FSVM）的组合[4]。并根据实际应用场景，设计了不同的染色体结构和交叉变异方法。前者的染色体设计较为常规，数据类型为列表，每一个列表元素代表着一个需要优化的参数，适值函数是将参数代入后续计算过程，计算出的分类准确定，变异方法没有具体说明，只给出了以下参数：Mutation factor (M)、Mutation rate、Mutation probability、Crossover probability。后者则详细叙述了染色体的形式、交叉变异方法、适值函数的形式。后者每个染色体拆分成了两个部分，分别对应了后续运算中所需的特征数量和对应参数分别称为：特征掩码、参数，各个部分都采用0/1编码，对于特征部分，0/1分别代表特征的缺失和存在，对于参数部分则有一个专门的解码函数。交叉变异方法对于这种染色体也需要特殊设计。对于交叉方法，特征掩码和各个参数部分需要分别进行单切点交叉。对于变异方法，特征掩码部分采用选择两个基因对调的方式进行变异，对于参数部分，则采用改变被选择基因的0/1值的方式进行变异。对于适值函数，则将FSVM的准确性作为评价标准。

对于传感器几何结构的优化。这里选的文献中，遗传算法解决的问题是以光声光谱气体传感器中光声池结构参数为决策变量，光声池品质因素和池常数为目标值的多目标优化问题[5]。和许多多目标优化问题一样，这里的光声池品质因子和池常数也是相互矛盾的量，一个增大另一个会减小。因此，运算结果是一个帕累托最优解前沿。具体计算过程，文献中仅提到采用matlab多目标遗传算法工具箱进行求解、二进制编码、给出的交叉率、变异率、种群大小和遗传代数，并没有做详细说明。不过，结论中提到，遗传算法的应用使得传感器性能得到了显著的提升。

**二、遗传算法在金属有机骨架阵列（MOF）甲烷传感器上的应用实例**

本节是对文献2的复现，同时在复现过程中对原问题的适值函数进行了简化处理。具体原因是因为不能有效地到原问题仿真结果，因此使用原问题的适值函数可能不能保证能得出有意义的求解结果。简化前的适值函数将在2.1小节中给出。

**2.1. 遗传算法软件设计**

具体软件设计，参考文件“..\ GA\_for\_MOF\_Array\_opt\开发文档.docx”（Github仓库目录）或“.\开发文档.docx”（上交的作业ZIP文档）。

前文中提到在复现过程中对示值函数进行了简化，此处将对原适值函数进行简单说明。原始适应值函数的计算分为以下两大步，若干小步：

第一大步：数据准备

* 第一步：生成待仿真样本点

具体过程：这里将待仿真气体的摩尔分数（mole fraction）分别成为*x*、*y*、*z*，三个参数分别代表氧气、氮气、甲烷的摩尔分数。这三个摩尔分数满足条件：三者和为1。对每一个参数取0到1，步长为0.2的值。

* 第二步：对MOF进行仿真

具体过程：对每种MOF进行使用这些仿真样本点进行仿真，得到吸附质量。这会生成吸附值变量，变量类型为list[list]，大小为MOF数量×样本点数量。

* 第三步：生成吸附值变量每个样本点对应的截断正态分布概率密度曲线

具体过程：取吸附值变量中的每一个点，将其作为截断正态分布的均值，截断正态分布上下限分别设置为：0，+∞，截断正态分布的标准偏差为均值的10%。

* 第四步：生成每个MOF的摩尔分数-离散概率分布图

具体过程：首先，将第三部生成的所有正态分布概率密度曲线，取均值±1‰均值范围的概率值。第二步，对每个MOF对应的所有取得的概率值归一化。得到的便是每个MOF对应的摩尔分数-离散概率分布图，数据大小为MOF数量×样本点数量。

第二大步：面向染色体的适值计算

* 第一步：取染色体中包含的所有MOF做联合概率（joint probability）

具体过程：首先，去除染色体包含MOF的所有摩尔分数-离散概率分布图。然后，将采这些摩尔分数-离散概率分布图按照对应采样点，逐点相乘。最后，将得到值归一化，便得到了染色体对应MOF阵列的摩尔分数-离散概率分布图。

* 第二步：计算MOF阵列的对应三种气体的摩尔分数-离散概率分布图

具体过程：首先，将得到的MOF阵列的摩尔分数-离散概率分布图，分别以前面体到的*x*、*y*、*z*为横坐标，做成三张图。这样每张图的每个横坐标将对应多个点，将每个横坐标对应的点加和，最终得出三张横坐标纵坐标一一对应的图。这些图即MOF阵列的对应三种气体的摩尔分数-离散概率分布图，按照之前气体摩尔分数的取值，每张图有51个数据点。

* 第三步：计算MOF阵列的对应三种气体的KLD值

具体过程：KLD值计算方法这里为方便表示，以matlab 代码给出：

MATLAB code: N = 51; Qi = 1/N; KLD = sum(P.\*log2(P./Qi));

这里注意N为数据点个数，P为每种气体的摩尔分数-离散概率分布图。最终得到KLDx、KLDy和KLDz三个KLD值，分别对应三种气体。

* 第四步：求取当前染色体适值

具体过程：将MOF阵列算出的三个气体的KLD值乘积。

MATLAB code: fitness = KLDx \* KLDy \* KLDz

**2.2. 遗传算法的输出结果分析**

通过对原问题代码的重构，可以看出该文献包含遗传算法的特点。最明显的特点有两条：

1、以选取父代的方法进行个体淘汰；

2、产生变异的个体为交叉方法产生的每个子代，而不是交叉后的全部个体。

**在进行结果分析前，需进行以下两点说明：**

1、输出文件说明：

* + `Current\_mof\_SimResults.csv`：当前采用的每个MOF对应适值；
  + `Fitness\_in\_generations.csv`：记录每次遗传算法执行的代数、每代的最大适值、每代的平均适值；
  + `generations.csv`：记录每次遗传算法每一代的所有个体；
  + `mutation\_rate.csv`：此次执行遗传算法所用的变异率；
  + `Theoretical maximum.csv`：适应值的理论最大值。

2、遗传算法关键参数设置

|  |  |  |  |  |  |
| --- | --- | --- | --- | --- | --- |
|  | 表1遗传算法关键参数设置 | | | |  |
| 参数 | 值 | 数据类型 | 参数 | 值 | 数据类型 |
| 种群大小 | 20 | int | 变异率 | 0.1到0.9 | int |
| 染色体大小 | 5 | int | MOF列表 | 1,2,…,51 | list |
| 精英幸存者 | 20/5 | int | MOF对应值 | 读取文件 | list |
| 正常幸存者 | 20/5 | int | 迭代代数 | 50 | int |

表1中MOF对应值即上面提到的“Current\_mof\_SimResults.csv”文件中的值，需要读取到软件中。变异率，为0.1到0.9执行参数化扫描，步长0.2。另外，还进行了一次针对交叉+变异同时进行的变异率0.01到0.1的参数化扫描，步长0.01。

**数据输出结果分析：**

从图1可以看出，随着变异率的增大，最终结果距离理论最大值越来越远，推测部分原因是变异率增大使得基因稳定性变差，适值容易增大但不容易保持。

|  |
| --- |
|  |
| 图1使用交叉+变异方法时在不同变异率下  种群最大适值随迭代次数变换图 |

上述推论可以从图1中紫色线上得到一定程度的印证。具体的解释，是因为备选MOF数量为50，阵列大小为5，组合数实在太多，对于新产生的子代，因为变异率太大，不容易保持亲代的优良基因，进而导致进化缓慢。

|  |
| --- |
|  |
| 图2使用交叉+变异方法时在不同变异率下  种群最大适值随迭代次数变换图 |

如图2所示，当变异率较低的情况下，适应值增大的情况相对于图1要好得多。但是变异率过小也有一定风险。这是由这个遗传算法的淘汰机制导致的。因为，这里使用的交叉机制不会产生新的基因，淘汰机制会导致种群中的基因多样性越来越差，最终导致即便把种群中最好的基因凑一起也不会取到理论最大值。从图上看0.01到0.1的变异率实际差别不大。

|  |
| --- |
|  |
| 图3只使用变异方法时在不同变异率下种群最大适值随迭代次数变换图 |

图3为只使用变异方法产生子代时的情况，同样因为淘汰机制的原因，使得它的情况和图1相似。只是由于图3中少了交叉方法，使得算法不能把现有种群中的优良基因组合，进而达到理论最有的效率慢一些。

**三、总结**

经过此次学习、查询资料和实践，让我更加充分的认识到了自己能力的不足，明确了在python学习中的方向，同时对于遗传算法有了更加充分的认识。对于不同的应用场景需要不同的遗传算法被设计出来，甚至各环节的设计千差万别，这也充分体现了遗传算法对于应用场景具有强大的适应性，也让我看到了智能优化算法在自己研究方向上的应用潜力。对于遗传算法的学习和编程语言的学习，实践永远是非常重要的，同时也要注意代码规范，尽量编写可以复用的代码，多做注释，不断练习不断提高，开发效率和对算法的理解也会越来越深。

**四、参考文献**

[1] Sun H, Tian FC, Liang ZF, et. al. Sensor Array Optimization of Electronic Nose for Detection of Bacteria in Wound Infection[J]. IEEE Transactions on Industrial Electronics, 2017, 64(9): 7350-7358.

[2] Gustafson J A, Wilmer C E. Intelligent Selection of Metal-Organic Framework Arrays for Methane Sensing via Genetic Algorithms[J]. ACS SENSORS, 2019, 4(6): 1586-1593.

[3] Essiet I, Sun YX, Wang ZH. Big data analysis for gas sensor using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 and ensemble of evolutionary algorithms[A]. Procedia Manufacturing[C]. Netherlands: ELSEVIER SCIENCE BV, 2019.629-634.

[4] Liu TP, Zhang WT, McLean P, et. al. Electronic Nose-Based Odor Classification using Genetic Algorithms and Fuzzy Support Vector Machines[A].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ystems, Man, and Cybernetics (SMC)[C]. USA: SPRINGER, 2018. 1309-1320.

[5] Cheng G, Cao Y, Liu K, et. al. Numerical calculation and optimization of photoacoustic cell for photoacoustic spectrometer[J]. ACTA PHYSICA SINICA, 2019, 68(7): 074202.